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哈姆莱特

〔英〕莎士比亚 著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哈姆莱特

〔英〕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吴兴华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姆莱特/(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7 重印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02-004131-0

I. 哈… II. ①莎…②朱… III. 悲剧-剧本-英国-中世纪 IV. 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341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责任印制:周小滨

哈姆莱特

Ha Mu Lai Te

[英]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25 插页 1

197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200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01-100000

ISBN 7-02-004131-0/I·3135

定价 6.5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调整。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學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學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导 读

先了解一下本剧的梗概吧。一,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听王家城堡上的哨兵报告,城垛上出现了一个酷似先王的幽灵。长久为父王亡故的真正原因所困扰,他决心前往一遇,希望亲自向显灵的鬼魂打探一下真相。第二夜他果然遇见了它,并在和它的对话中,证实了他的最大的疑惧:原来正是先王的兄弟克劳狄斯,在先王熟睡时分谋害了他,随即篡夺了他的王位,并娶了孀居的王后。鬼魂告诫他,要严守秘密,伺机为他报仇,然后消失了。二,慑于这个可怕的秘密和所承诺担当的艰巨任务,哈姆莱特似乎得了某种癫狂症,也不妨看作是伪装的,借以掩饰他或有的行动计划。于是,他给他的情人奥菲利娅,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之女,写了一些热情、晦涩而又不相连贯的情书。这时,一个江湖戏班来到了城堡,在哈姆莱特的授意下,给国王、王后和朝臣们演了一出戏。三,这出戏演的是威尼斯大公被谋害、其孀妻后来嫁给了凶手的故事,这与丹麦先王驾崩的情况十分近似。在演出过程中,哈姆莱特所注意的不是演员们的演技,而是叔父的表情和动作。后者感到自己的罪行似为哈姆莱特所察觉,仓惶起身离去。哈姆莱特不再怀疑鬼魂的倾诉的真实性,决心要实现他曾经发誓执行的复仇计划。母后也为该剧的意旨所震惊,把哈姆莱特找来责备一番。哈姆莱特以责备答复责备,使母后陷于羞耻和自罪的尴尬境地。如果不是鬼魂及时重新显灵,哈姆莱特可能采取更其激烈的措施。奥菲利娅的父亲波洛涅斯窃

听了这番对话,被哈姆莱特误作国王所刺杀。四,朝廷决定放逐哈姆莱特。他的两个旧日同学受命陪送他前往英国,并被密令在当地将他处决。但是,由于阴错阳差,这桩暗算落到了两个同谋者身上。哈姆莱特终于回到了丹麦。他遇见了一件奇观:一名少女的葬礼,由于国王、王后和朝臣们亲临现场,受到极大的哀荣。就在奥菲利娅下葬时刻,哈姆莱特回到了家。那个不幸的少女,为情人的癫狂、父亲的暴卒和兄长雷欧提斯的失踪不断焦虑和悲伤,以至自己也精神失常。她在宫廷周围边唱歌边撒花,游荡了几夭,终于来到一个河岸失足淹毙。五,当他发现这是奥菲利娅的葬礼,哈姆莱特痛不欲生。他跳进了墓穴,同也是刚回家的雷欧提斯殴斗起来。雷欧提斯也想杀死哈姆莱特,因为他认为他是他家所遭遇的全部灾殃的根本原因。意识到雷欧提斯的深仇大恨,克劳狄斯认为可以加以利用,以便致哈姆莱特于死地。他向雷欧提斯秘密建议,同哈姆莱特举行一场击剑友谊赛。实际上,雷欧提斯的剑锋是蘸了毒的,哈姆莱特毫无觉察,同意在国王面前试验一下剑技。国王为哈姆莱特准备了一杯毒酒,如果他躲脱了蘸毒的剑锋的话。雷欧提斯和哈姆莱特于是开打起来。哈姆莱特赢了一两个回合之后,王后为了向哈姆莱特祝贺,无心地举起那杯毒酒,向他干杯。这时,雷欧提斯先刺伤了哈姆莱特,接着在混战中,二人换剑,哈姆莱特转而用对方奸险的剑锋刺伤了雷欧提斯。王后死于毒酒。雷欧提斯倒地,死前承认他的罪恶阴谋,并请求王子宽恕。哈姆莱特则以其死前所余的全力扑向国王,直至刺穿这个篡位者的心脏。

以上就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五幕悲剧的本事。在这位戏剧大师的几部悲剧中间,就人物性格的内在表现来看,《哈姆莱特》是最令人觉得扑朔迷离的,或者说,是最富于哲学意味,因此最令后世聚讼纷纭的。其中如父王为恶叔所弑,王位被篡,母

后与凶手乱伦而婚,王储试图复仇而装疯等基本情节,均可见于古老的北欧传说,特别是丹麦拉丁文历史学家萨克索所著的《丹麦史实》中一篇《阿姆列特》。这些尘封已久的原始资料,本来只记载着一些粗略的情节和苍白的姓名,毫无性格与动作可言;想不到到了莎士比亚笔下,读者却发现自己生活在一群鲜活的人物中间,几乎和他们休戚相关,祸福与共,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其中出现了一个几百年来令世人叹为观止而又莫测高深的光辉典型。围绕这个主人公,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例如哈姆莱特是真疯还是假疯?他在反复谋划之后,似乎面临不少机会,为什么一再踌躇不决?这个性格的典型意义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不是单凭剧情就能圆满解答的。

要充分认识和正确评断本剧的这个中心人物,看来必须全面照顾他的性格和环境相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他从“时代脱臼了,真糟糕,天生我要把它扳正过来”这句豪言壮语、到“是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这句绝望的叹息的全部心理背景。实际上,哈姆莱特的尴尬在于以一个纤弱而又明达的心灵肩负着与其行为能力不相称的重任,比坦特鲁斯更难堪饥渴,比西绪弗斯更枉费心力。用歌德的说法,“这是一株橡树给栽在一个只应开放娇红嫩绿的昂贵的花瓶里”。哈姆莱特,一个纯洁、高尚、有道德、有知识、有决心、只能以思想代替行为、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人,就是那个“花瓶”;那项他承担不起、几乎连渺茫的希望都没有、但又决不可推卸的复仇重任,就是那株“橡树”。一旦“橡树”的根须膨胀开来,“花瓶”就非给挤破不可:这就是悲剧。在哈姆莱特身上,人的脆弱性和环境(古希腊人称之为命运)的残暴性是如此相反而又相成,以致这个独特的性格在内涵方面显得密致而厚重,在外延方面也显得博大而深广。正是这样,有的专家便声称,哈姆莱特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过时的角色,而是我们每个

人自己。也就是说,谁为自己的或别人的灾难而沉思、而忧郁;谁目睹邪恶如芒在背,身受忧郁如疽附骨;谁只有思想而无行动,越精于思想,越疏于行动,以致一点行动的力量为思想吞噬殆尽;谁眼见白昼的日照为自己胸中升起的怀疑浓雾所遮蔽,前面只剩下白茫茫一片;谁痛感宇宙无垠而个人渺小空虚,最后宁愿将自身向人世孤注一掷——谁就是真正的哈姆莱特。

但是,我们真的认识了哈姆莱特吗?即使把剧本读上几十遍,每遍都觉得若有所获,恐怕归根到底,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我们和他共有一个根,而他对于我们每个人,仍然只是一个乘幂不明的未知数。正是如此令人觉得扑朔迷离,哈姆莱特作为剧中人物,几乎超越悲剧美学范畴的界限,致使读者或观众的同情有时不得不倾斜到他的悲惨的配角奥菲利娅身上。她是那么年轻,心灵和身体都没有成熟,种种柔情连她自己都不明其所以然,便提前油然而生,爱和恨一齐压挤着、煎熬着她脆弱的身心。她在本剧中的造型完全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朱丽叶:朱丽叶热情而单纯,主动而实际,有如南国天空的阳光和闪电,充满着青春的生命力,洋溢着像呼吸一般自然的激情,令人想起提香笔下鲜艳华丽而又刚健有力的少女画像;我们的奥菲利娅则不然,她是柔弱的、沉静的、腼腆的北国姑娘——她爱人,同时渴望被爱,却往往意识到自己爱人胜过被爱;她说得很少,所说的一切与其是为了表白,毋宁是在掩饰,她的激情从未越过心的颤栗的频率;她不幸而又无助,不是由于任何可视作原因的品质上的弱点,完全只是由于自己也不理解的天真无邪;她当然感觉痛苦,但从未将它流露出来,近似逆来顺受地忍受了它;她像个游荡的儿童,不觉走出了自己,离开了自己,迷失了自己。难怪在人们的印象中,她更像一只小鸟,为了寻求庇护,投向哈姆莱特的怀抱;可叹他在神经错乱中,把为自己设计的角色演得过火,竟将她从自己

身旁摔开去，摔得那么重，终于无意间杀死了她。仁慈的作者为了缓解读者和观众的伤感，便让她用鲜花和歌曲把自己的死亡美化一番，然而她毕竟是死在爱者的手中。

刚才提到作者对于人物的“仁慈”，这里不能不说一下哈姆莱特的母亲，即丹麦王后乔特鲁德。这个人物要是在其他作者笔下，她的造型可能一步也离不开她的堕落的轨迹：不是令人憎恨，就是引起厌恶，因为人们对于她在本剧中的作用，实在产生不出别的什么感情。然而，莎士比亚对于她，既没有取消谴责，也没有排除怜悯。首先，剧本一点也没有暗示，她直接参与过对自己丈夫的谋杀；只是通过鬼魂的倾诉，揭露了她接受恶叔的奸邪的引诱，从而“满足了他的无耻的兽欲”。其次，从全部剧情来看，她自始至终是孤单地飘零在她的罪行所导致的灾变的风暴中，终于和她所爱的、也是她所背叛的人们一齐堕入了死亡的深渊。第三，她对于哈姆莱特和奥菲利娅的柔情是真诚的，人们毫不怀疑她身上固有的母爱，虽然同时也不会忘记她作为妻子对丈夫的背叛。这就是说，她作为无心的同谋犯的罪行，在一定程度上，被作者化解在她作为受害者的软弱中。莎士比亚显然是把乔特鲁德作为善与恶的混合体来表现的，这种手法与其归之于作者主观的“仁慈”，毋宁是为了保持人物性格不可缺少的客观真实性。

本剧还有一个“人物”，和其他人物相比，虽然出场次数不多，却似乎拥有支配情节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就是先后出现在第一、第三幕的先王的鬼魂。在英国古典文学中，像在中国的古典戏文中一样，鬼魂是一个往往具有浓厚人情味的超自然存在，它往往先在人世遭受过莫大的冤屈，死后在坟墓中辗转反侧，不得安宁，必须一再向活人显灵，直至冤屈得以昭雪，正义得以伸张为止。老哈姆莱特正是这样一个鬼魂，他作为炼狱的受

难者，一出场就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我……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夜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接着口齿清晰地向他的儿子揭露了他自己如何被谋害、王后如何被诱奸的悲惨经过，一下子把悲剧气氛布满了台上台下每个人的心灵。但是，他谈到他所受的痛楚，并不是消极地控诉，而是积极地要求复仇，还对儿子作出了冷静、正确而又严峻的指示和告诫，以致在哈姆莱特后来一些提及坟墓、月光、苍白的眼神等等的疯言谵语中，还可清楚看出那场神圣的灵肉对语的痕迹。不同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其他鬼魂，如《麦克白》第三幕中由麦克白的犯罪良心幻觉出来的一言不发的班柯的鬼魂，或者《裘力斯·凯撒》第四幕中单纯向勃鲁托斯示警的凯撒的鬼魂，老哈姆莱特连夜徘徊在城垛上，显得悲伤而庄严，惨苦而坚定，迟疑而从容，雄辩、激昂而又富于逻辑力量，在英国文学画廊中堪称鬼魂的典范。看来没有他，主人公哈姆莱特将不是我们熟悉的哈姆莱特，《哈姆莱特》也将不成其为彪炳百代的悲剧杰作。

此外，造型笔画少而精的霍拉旭，敏于世故而又立于岩墙之下的波洛涅斯，作为本剧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色，也是值得一谈的。不过，这篇小文只是一则导读，再为他们喋喋不休，就未免有嫌辞费了。每位资深的向导都懂得，对于聪明的游客，只须点到为止，他们自会一步步在陌生的景致面前，通过惊异和领悟，获得更其深切的审美享受和艺术教育。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

剧 中 人 物

克劳狄斯 丹麦国王
哈姆莱特 前王之子,今王之侄
福丁布拉斯 挪威王子
霍拉旭 哈姆莱特之友
波洛涅斯 御前大臣
雷欧提斯 波洛涅斯之子
伏提曼德 }
考尼律斯 } 朝臣
罗森格兰兹 }
吉尔登斯吞 }
奥 斯 里 克 }
侍臣
教士
马西勒斯 }
勃 那 多 } 军官
弗兰西斯科 兵士
雷奈尔多 波洛涅斯之仆
队长
英国使臣
众伶人
二小丑 掘坟墓者

乔特鲁德 丹麦王后,哈姆莱特之母

奥菲利娅 波洛涅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教士、水手、使者及侍从等

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

地 点

艾尔西诺

第一幕

第一场 艾尔西诺。城堡前的露台

弗兰西斯科立台上守望。勃那多自对面上。

勃那多 那边是谁？

弗兰西斯科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勃那多 国王万岁！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吗？

勃那多 正是。

弗兰西斯科 你来得很准时。

勃那多 现在已经打过十二点钟；你去睡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 谢谢你来替我；天冷得厉害，我心里也老大不舒服。

勃那多 你守在这儿，一切都很安静吗？

弗兰西斯科 一只小老鼠也不见走动。

勃那多 好，晚安！要是你碰见霍拉旭和马西勒斯，我的守夜的伙伴们，就叫他们赶紧来。

弗兰西斯科 我想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喂，站住！你是谁？

霍拉旭及马西勒斯上。

霍拉旭 都是自己人。

马西勒斯 丹麦王的臣民。

弗兰西斯科 祝你们晚安！

马西勒斯 啊！再会，正直的军人！谁替了你？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接我的班。祝你们晚安！（下。）

马西勒斯 喂！勃那多！

勃那多 喂，——啊！霍拉旭也来了吗？

霍拉旭 有这么一个他。

勃那多 欢迎，霍拉旭！欢迎，好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什么！这东西今晚又出现过了吗？

勃那多 我还没有瞧见什么。

马西勒斯 霍拉旭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想。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两次看见过这一个可怕的怪象，他总是不肯相信；所以我请他今晚也来陪我们守一夜，要是这鬼魂再出来，就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还可以叫他和它说几句话。

霍拉旭 嘿，嘿，它不会出现的。

勃那多 先请坐下；虽然你一定不肯相信我们的故事，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两夜来所看见的情形再向你絮叨一遍。

霍拉旭 好，我们坐下来，听听勃那多怎么说。

勃那多 昨天晚上，北极星西面的那颗星已经移到了它现在吐射光辉的地方，时钟刚敲了一点，马西勒斯跟我两个人——

马西勒斯 住声！不要说下去；瞧，它又来了！

鬼魂上。

勃那多 正像已故的国王的模样。

马西勒斯 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

勃那多 它的样子不像已故的国王吗？看，霍拉旭。

霍拉旭 像得很；它使我心里充满了恐怖和惊奇。

勃那多 它希望我们对它说话。

马西勒斯 你去问它，霍拉旭。

霍拉旭 你是什么鬼怪，胆敢僭窃丹麦先王出征时的神武的雄

姿,在这样深夜的时分出现?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
话!

马西勒斯 它生气了。

勃那多 瞧,它昂然不顾地走开了!

霍拉旭 不要走!说呀,说呀!我命令你,快说!(鬼魂下。)

马西勒斯 它走了,不愿回答我们。

勃那多 怎么,霍拉旭!你在发抖,你的脸色这样惨白。这不是
幻想吧?你有什么高见?

霍拉旭 凭上帝起誓,倘不是我自己的眼睛向我证明,我再也不
会相信这样的怪事。

马西勒斯 它不像我们的国王吗?

霍拉旭 正和你像你自己一样。它身上的那副战铠,就是它讨
伐野心的挪威王的时候所穿的;它脸上的那副怒容,活像它
有一次在谈判决裂以后把那些乘雪车的波兰人击溃在冰上
的时候的神气。怪事怪事!

马西勒斯 前两次它也是这样不先不后地在这个静寂的时辰,
用军人的步态走过我们的眼前。

霍拉旭 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想法;可是大概推测起来,这恐
怕预兆着我们国内将要有一番非常的变故。

马西勒斯 好吧,坐下来。谁要是知道的,请告诉我,为什么我
们要有这样森严的戒备,使全国的军民每夜不得安息;为什
么每天都在制造铜炮,还要向国外购买战具;为什么征集大
批造船匠,连星期日也不停止工作;这样夜以继日地辛苦忙
碌,究竟为了什么?谁能告诉我?

霍拉旭 我可以告诉你;至少一般人都是这样传说。刚才它的
形像还向我们出现的那位已故的王上,你们知道,曾经接受
骄矜好胜的挪威的福丁布拉斯的挑战;在那一次决斗中间,

我们的勇武的哈姆莱特，——他的英名是举世称颂的——把福丁布拉斯杀死了；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拨归胜利的一方；同时我们的王上也提出相当的土地作为赌注，要是福丁布拉斯得胜了，那土地也就归他所有，正像在同一协定上所规定的，他失败了，哈姆莱特可以把他的土地没收一样。现在要说起那位福丁布拉斯的儿子，他生得一副未经锻炼的烈火也似的性格，在挪威四境召集了一群无赖之徒，供给他们衣食，驱策他们去干冒险的勾当，好叫他们显一显身手。他的惟一的目的，我们的当局看得很清楚，无非是要用武力和强迫性的条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照我所知道的，这就是我们种种准备的主要动机，我们这样戒备的惟一原因，也是全国所以这样慌忙骚乱的缘故。

勃那多 我想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那位王上在过去和目前的战乱中间，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所以无怪他的武装的形象要向我们出现示警了。

霍拉旭 那是扰乱我们心灵之眼的一点微尘。从前在富强繁盛的罗马，在那雄才大略的裘力斯·凯撒遇害以前不久，披着殒衾的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在街道上啾啾鬼语，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故的朕兆，在我们国内的天上地下也已经屡次出现了。可是不要响！瞧！瞧！它又来了！

鬼魂重上。

霍拉旭 我要挡住它的去路，即使它会害我。不要走，鬼魂！要是你能出声，会开口，对我说话吧；要是我有可以为你效劳

之处,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那么对我说话吧;要是你预知祖国的命运,靠着你的指示,也许可以及时避免未来的灾祸,那么对我说话吧;或者你在生前曾经把你搜括得来的财宝埋藏在地下,我听见人家说,鬼魂往往在他们藏金的地方徘徊不散,(鸡啼)要是有这样的事,你也对我说吧;不要走,说呀!拦住它,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要不要我用我的戟刺它?

霍拉旭 好的,要是它不肯站定。

勃那多 它在这儿!

霍拉旭 它在这儿!(鬼魂下。)

马西勒斯 它走了!我们不该用暴力对待这样一个尊严的亡魂;因为它是像空气一样不可侵害的,我们无益的打击不过是恶意的徒劳。

勃那多 它正要说话的时候,鸡就啼了。

霍拉旭 于是它就像一个罪犯听到了可怕的召唤似的惊跳起来。我听人家说,报晓的雄鸡用它高锐的啼声,唤醒了白昼之神,一听到它的警告,那些在海里、火里、地下、空中到处浪游的有罪的灵魂,就一个个钻回自己的巢穴里去;这句话现在已经证实了。

马西勒斯 那鬼魂正是在鸡鸣的时候隐去的。有人说,在我们每次欢庆圣诞之前不久,这报晓的鸟儿总会彻夜长鸣;那时候,他们说,没有一个鬼魂可以出外行走,夜间的空气非常清静,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霍拉旭 我也听人家这样说过,倒有几分相信。可是瞧,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经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我们也可以下班了。照我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我们今